

歷代畫家詩文集

魯齊王文憲公文集(二)

臺灣學堂書局印行

魯齊王文憲公文集
(二)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

續金華叢書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雜著

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奇論也蓋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
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陳言雖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
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穀粟朝夕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
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
詳明亘千萬世而不可磨滅平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
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傳會而騁巧不幾於侮
聖言而壞心術乎此所以爲先儒之所呵斥也僕見此病久矣一
日聞大學致格章不亡不特車玉峰有是言也自董矩堂以來已

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傳漸廣終不可泯乃欲以首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充之未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爲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於常以其不費詞說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僕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旣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莫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十百遍沈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召其書也所謂大學之道者大以人言學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於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爲吾之性天命是氣爲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靈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理

明氣明性明心俱不可得是理於心謂之德故曰明德然此德本虛靈不味止曰明德則體用混殺故又添一明字於上下明字本體也上明字教之之法也既曰明德則不見其孰爲理孰爲氣孰爲性與心也明明德是大學之道之體新民是大學之道之用各止於至善然後謂之全體大用也明明德未止於至善則於明德猶有虧不可謂之全新民未止於至善則於新民猶未廣不可謂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謂新之者因其既昏而復使其更新之謂至善則明德新民之準則也自言善字無正訓周子始以純粹不雜目之言其體則精矣言其用則未切也其用則是正好處是中節處是無過不及處朱子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釋善也極釋至也爲善或未及一分或過一分不可曰不善也謂之至善則不可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却甚寬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目血脈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

易露也第四節首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繼之以於天下四字其勢却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却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邇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方蓋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効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

而不晦於半語之中剔出修身束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皆成就修身二字指此爲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
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蓄傳中意思俱足此於聖人何嘗留
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
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修身一語則不知其所
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
典刑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
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
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
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是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
知之之知也僕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
也知止者致知之効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
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

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逃亡爲甚自今觀之正見拙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爲無其因昔本在止於至善傳之後今乃逸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爲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將然之際如此貫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爲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昔乎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滄州講席之上耳此皆僕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思有以補之

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聖言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年猝急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卽是元初底物事愚敢於致格傳亦云

中庸論上

自泰山梁木之音絕響而七十子之門人散處四方各尊其所聞各識其所得紛紛著書大略有記錄之書有訓詁之書有立言之書七國酣戰鋒鏑腥聞獨洙泗之流風餘韻彬彬然人猶知所敬也雖縱橫異詭之士或咋舌而失其辨秦燔典籍漢溺儒冠至挾書之禁開而後河間獻王及魯高堂生得書爲盛纂集雖勤而錯亂磨滅固亦多矣考其疏浚淵源恢弘祖訓端慤淵微無以踰於子思子也孔堂神護屋壁發祥大學中庸始見于世大學經傳如此分明猶參錯而不知正中庸之韋編苟絕而微言奧旨尤不易正也子朱子雖豪分縷析次第尙承漢儒之舊大書以提其綱細

字以指其要章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皆所以明道之體也僕於是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命用也性體也是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也天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率用也道體也修用也總三句言之天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爲人物之體道固體也實爲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爲教之體僕固曰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修上承天命下立民彝戒懼乎不睹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加謹乎獨知之地遏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却是用庸却是體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庸是常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却是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體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

倚者此中之體也呂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言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以誠明分體用末章又自爲學立心之初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以歸于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澄心易氣玩味章句殆無餘蘊僕至愚陋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躍然及其久也猶覺有所疑焉無所質正深竊病之蓋子思子之爲是書也義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撫廣大而工夫縝密有非初學之所能遽通其茫然也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蘊奧支分節解脈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於心目之間烏得不爲之躍然但固滯之見似覺文勢微有斷續宮商或相奪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曾未見其不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屬者朱子却未嘗言之此正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

而三達德之總言乃遺逸於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辟繼以鬼神之爲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此與至誠無息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尤相遼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求於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竊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內矣今乃於此又捨大學獨提中庸之說而二之何歟沈思久之豈非班孟堅亦有意於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厥原乃宣厥滯乃輯厥辭乃秩厥序嚴嚴乎大分之辨也曄曄乎大用之融也遐想舊規以意逆志庶幾得之姑整錄識于後辭未達復著于論但拆裂古書搖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爲罪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僕不佞尙有待於後之賢度之

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證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歟
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推其性之所自來
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實有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
此教非不同也曰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
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於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性
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原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
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
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爲淳粹峻潔不悖厥旨矣夫氣者性之所
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
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卽理也
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
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
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含理也發而中節發亦氣也有理

以帥乎中故發而能中節矣中和之中主靜而言理也性也體也中庸之中主動而言德也情也用也今旣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字不見於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它道也非可離之道也卽中庸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懼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萬物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無中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默寓於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中庸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文章決不如是之無原也吁不觀漢儒之訓故不知關洛諸子義理之粹明不觀中庸之輯解不知朱子章句之精密僕竊妄意而猶有疑焉者以此書章節散漫易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中提出關鍵字爲之聯絡固爲甚密

自次章以知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二十章又以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纖毫間隙之地其用工於此書可謂密矣皆所以開後學之耳目發往哲之精神而僕復何疑焉但第三章既是第二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爲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爲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第九章朱子旣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而意相連矣竊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申中之義次言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途而廢此不能常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覺寬爾費隱之爲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處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申明乎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感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感應之大者也

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失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以下論庸此最得子思子之本旨朱子乃以爲未安思之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爲至道或恐以此爲未安也不然則子思子反復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爲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雖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禮經威儀之中亦庸也但無此德則不能凝此道自用自專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本諸身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亦能盡此中庸者也卒章四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實用工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無聲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於朱子旣不敢自以爲然又不敢自欺曰無疑撫卷浩歎若有得焉與其蓄所疑

而長終豈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體之人之生也稟此真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粲然在中無感不應是曰誠明人之一心孰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銅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曰明誠前篇曰天命則性在命中修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爲綱而不可以爲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者之誠學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顏子喟然之嘆實似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內起下章言也曰成已成物言所以爲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興相應鬼神之德